

扶桑游记上

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七日 自吴门归，摒挡行李作东瀛之游。偕钱听伯至有马洋行，见日本文士竹添渐卿。渐卿名光鸿，字进一，自号井井居士，肥后人。曾至京师，游西蜀，溯大江而南，著《栈雲峡雨日记》及诗钞，传诵一时，所交多海内名流。笔谈良久，甚相契合，约明日为杯酒之会。俞君荫甫谓井井重意气，喜交游，洵不诬也。有马，日国地名，属摄津郡。盖其地之人所设，故命以此名。

竹添光鸿
与栈云峡
雨日记

晚，偕听伯小饮于陈舍。小楼三楹，结构精邃。所供鲋鱼、樱桃，皆时物也，殆二十年不领略此味矣，对之泫然。

陈氏绣凤校书，沪上人而能操吴音，曾嫁甬东人，故间杂以甬东方言。夫也不良，堕落风尘，亦可哀也。听伯名徵，吴兴茂才。余女倩，工诗文，体裁峻洁。

品川忠道

初八日 往访徐雨之、盛香荪二观察，清谈竟晷；约小饮，为予东游祖饯。午后，竹添渐卿折简来招，因偕听伯往践其约。同席为日本驻沪总领事品川忠道、翻译官吴硕。所进皆中国肴饌。品川领事能操英语，风度恬静，意致谦抑，有足多者。

酒罢，仍偕听伯至王逸卿家。逸卿生长虞山，工弹唱，为沪北校书中巨擘，圆姿丰颊，前后平章花国者，辄以之冠花榜。于时所集名花五六人。并皆佳妙。张君叔和特为余招一绮龄玉貌者来，年虽稚而艳名已噪甚，亦北里之尤物也。

初九日 午后，命人携行李至船。

指引东道

品川忠道招饮，暮偕渐卿、听伯同往。同席津枝正信，则贸易于甬东者；笹濑元明，则三井物产会社之司事也，并同舟东归；此舟船主亦在座。皆品川领事招之前来，使彼此识面，中途可藉其指引作东道主也，其厚意可感。是夕，渐卿饮酒甚豪，颇有醉意。品川领事馈余洋酒四瓶，偕译官吴硕送余至船。渐卿虽稍醉，亦掉臂踊跃而前。余东游实以此为发轫。而东国之贵官文士待予殷拳若是，亦可见两邦之亲睦矣。

丑正，船始开行。

初十日 舟行甚稳，而余觉瞑眩不可耐。凌晨，强起

早餐，即复偃卧，但静听风声水声而已。

十一日 自三餐外，亦惟僵卧。夜半抵长崎，起从窗隙窥之，灯火参差，远近高下，约略如香港。抵长崎

按：长崎自昔通商，今改为县治。《志》称其地物产丰饶，民俗巧慧，而土壤肥沃，尤甲他处。惟言华人寄居者只二百十九人，则殆非实数也。附近群屿，棋布星罗。

十二日 乘小舟登岸，至理事府见余君元眉。余元眉契阔两年，遭逢一旦，其喜可知也。絮谈旧事，竟晷忘倦。顷之，梁君缙堂亦至。余栉沐后，即乘车往访王也镜、王鹤笙。也镜浙人，甬东杨氏设行于此，也镜为之主会计。鹤笙吴人，工书法，至仅二十馀日。同往衢市游览，道经花街，即昔日之平康里，新毁于火。自此路渐高，舍车而步，由石梯拾级而上。四围树木蓊鬱，映衣袂皆作青碧色；石径回环，颇觉曲折通幽。

继至一西洋酒楼，楼中皆女子供趋走之役。询其名，曰金玲。呼二艺妓来。艺妓一年仅十四五龄许，雏髮覆额，憨态可掬。顾其装束殊可骇人，唇涂朱，项傅粉，赤者太赤，白者太白，骤见不觉目眩。携三弦琴来，以牙板拨之，声韵悠扬。歌多咿哑之音，声呜呜然，有类于哭。两歌既阕，一则起而翩跹作舞。日本女子无不广袖长裾，腰束锦带，带馀则垂于背。衣多织花卉禽虫，绮错绣交。其舞之进退疾徐，亦饶有古法。凡客至，必有妓侍饮，名曰艺妓；但能为当筵之奏，不能为房中之曲。闻日本士夫家，有婚嫁则呼之，会亲戚则呼之，盖如唐宋间营妓、官妓，又如今京师

之梨园子弟也。

博览会
上海来物

饮酒既毕，乃往博览会。会中陈设，光怪陆离。我国陈宝渠司马亦自上海寄物至此。最奇者，一肾囊其巨如斗，割之而其人不死。缫丝之具，兹用西法，倍极敏捷。馀则物产之外，书画古玩杂陈。

会旁隙地多茶寮。当垆之女，见客至则伛偻折腰；客有赏资，则伏地作谢；客去，送之门外；客有需鸣掌，则嗽声而应。其礼之恭肃，有可取者。寮中茶具，制皆精雅，有如粤之潮州、闽之泉漳。妇女雲鬟，多盘旋作髻，如古宫妆，疑是隋唐时遗俗；其式样甚多，阅数日一梳，倩人为之，不能自梳掠也。夜睡多用高枕，如粤东女子；孩提多褓负于背，亦如粤东，大抵皆古法也。乐器多三弦，亦有十三弦者，类皆瞽者抚之。里中女子，率弗能解。

中日通商

既出博览会，天亦向暮，乃共至理事署。我国与东瀛通商，货舶至长崎，各以土宜交易已久，至元明益盛。二百馀年前，舶商向报户部，又于江浙藩司领照，而从乍浦出口，购买洋铜，以资鼓铸。及泰西既开市，华人之附西人来者益纷如，无不各赢重资，鹰饱辄飞去。同治辛未，始与我定盟约。近年特简正、副二公使，驻扎东京。乃于通商口岸，设立领事三员：一长崎，二神户，三横滨；神户则兼辖大坂，横滨则兼辖箱馆。

领事三员

长崎旅居华商不过六七百人。元眉下车之始，与之约法三章，严赌博，禁争鬪，有犯必惩，肃然称治。衙署因敝，悬旗之杆，高矗雲表，堂皇轩爽，为三口冠。政事清简，

殊多暇日，元眉或与日本诸文士饮酒赋诗作消遣。

晚设席署中，颇有盛饌。

长崎居民中，有能操华语者，多明时遗老后裔。易代 明人遗裔 之际，逃此不归。遂为日人。其家亦多藏古籍。市中女子，多愿为华人妾媵，不索重值。其供酒浆食饌，缝紵梳洗，一如家室，可令有宾至如归之乐。

街鼓犹如，月光如水，元眉、缙堂送余登舟，坐谈良久而后行。夜子正开行。元眉名璚新，宁人，辛酉举人，前官内阁中书。缙堂名殿勋，新安人，少读书于香港保罗 梁殿勋 书院，长于西学，曾旅横滨十年，能操日本方言。

十三日 正午抵赤马关，停舟小泊。日人多于此登岸，盖已至其家也。须臾，数舟载货而来。首尾衔接，累累捆载者皆米也。有二英人登岸游览，持有护照，倩日人笹濑元明作导师。闻其地不日将为通商口岸，惟此时尚未举行，故凡异国人登岸者，必先于外务省领取文凭而后行。

酉正开帆，风静浪恬，其去如驶。

十四日 午正抵神户。按神户向属摄津矢田部郡，与 神户 兵庫相毗连。余偕日人笹濑元明，乘小舟登岸。途中遇朱君季方，肥胜于昔，容亦稍苍，十年远别，幾不相识，车中一揖即别。先访我国驻扎领事廖枢仙，名纸甫入，即出相见。坐谈久之，芝轩始来，同往舟中取行李。部署既毕，乃至芝轩旅斋，见其夫人，问无恙，并见吴瀚涛。

是日饮于酒楼。曲折登山，颇为高耸，楼屋三椽，不甚轩敞。顷之，开尊歌舞，一如长崎。各人皆席地坐，

觞劝酒。

廖锡恩

枢仙名锡恩，广东惠州〔案：小方壶斋本作惠州〕人，选拔贡生，工诗文，来神户署事已三阅月矣。瀚涛名广霈，安徽诸生，年少有才，踔厉奋发，要自不凡。

张宗良

饮毕归署，往访季方。季方已登楼卧矣，披衣而下，剧谈良久，归卧署中。芝轩名宗良，南海人，少读书于香港保罗书院，深通西学，能见其大。余著《普法战纪》，芝轩佐译之功居多。

楠公庙

十五日晨起盥漱后，朱君季方、许君友琴偕来访余，茗谈良久，乘车同游楠公庙。庙在湊川北坂本村。楠公名正成。公起师勤王，身殉国难，转战至此，乃捐躯绝脰而死，后人遂葬于此，故墓亦在焉。碑表曰：“呜呼忠臣楠子之墓”，碑阴有赞，为明遗臣朱之瑜鲁屿撰，称其行事不概见。然楠公父子，大节炳然，争光日月，史传虽不尽详，今有辑其遗事成巨篇者，手泽所留，什袭珍重，可知忠义之入人深矣。庙中牡丹、芍药已开，姹紫嫣红，殊可爱玩。时尚早，游人来者已杂沓，因往茶寮啜茗。司茗女子颇妩媚，工围棋、三弦，为奏一曲，悠扬可听。

卫铸生

是午，枢仙招宴署中，有盛饌。午后，偕芝轩访季方。顷之，瀚涛亦来，即于季方处小饮，酒味殊醇，一举十觥。卫铸生亦来相见。铸生琴川人，工书法，挟其一艺之长而掉首作东游者。闻乞字者颇多，自八、九月至今，已得千金，陆贾囊中，殊不寂寞。

阿朵

季方为予觅一女子，曰阿朵，年十六七龄，姿仅中人，

而微作男子相。賃樓一椽，為藏嬌金屋，即移寓焉。樓中椅榻俱備，几淨窗明，頗快人意。寓主張姓，甬東人。铸生即寓樓下。

十六日 立夏。午後偕季方、友琴往浴于溫泉。一室中方池如鑒，縱橫約二丈許；男女并裸體而入，真如入無遮大會中。別室有冷水池。或謂其下有硫磺。張德澄、胡小蘋亦來浴于此，張、胡俱籍隸甬東。

無遮大會

浴罷，乘車登山觀瀑布，土人謂之“布引”，亦呼曰“泂”。有高下兩處，高者為雄，下者為雌，瀑聲尤宏壯。近瀑處多茶寮酒樓，有觀音小廬，結構尤雅。司茗皆綺齡玉貌女子。靜坐對瀑，听潺湲剗激之聲，頓覺萬念俱空，一塵不着。真妙境也，盛夏中可憩此消暑。按《志》，其地曰湊山，有泉曰湊川，千鳥瀑布所在。溫泉故墟，即在湊川之側。雄瀑高十五丈八尺，雌瀑高七丈三尺餘。

雄雌瀑布

是夕，季方治具招飲，同席吳瀚涛、張芝軒、卫铸生、許友琴。飲至更闌，俱有醉意。

十七日 晨同朱季方、許友琴、張芝軒乘輪車至大坂。車行頗緩，沿途停車者凡三處。

大坂背山而面海，形勢極雄：東南平野開廣，西北群峰迤邐，淀水貫其中，大海環其外，誠當水陸之要冲，舟車之繁會，洵足以咽喉外郡，拱護西京。地名古稱浪速（亦曰浪華），今号摄津。相传神武天皇鸞舫东征，至此而海潮迅急，遂以是名。应神天皇时，以远近海舶咸会于此，遂改号曰摄津。向已建城，有门凡四。大坂至西京一百二十

大阪

五里，至江户一千三百二十里，至兵庫一百里。其地山川明丽，田野膏腴。习俗喜勤，意气慷慨；惜尚奢侈，厚滋味，惟知崇祀浮屠，为未臻尽美焉耳。土产药料殊夥。

先游博览会，奇巧瑰异之物，幾于不可名识。较之长崎，既多且精。观览既毕，乃至日人酒楼小饮。楼下颇有池石花木之胜，肴饌络绎，亦颇适口。友琴特为东道主人。饮毕，访津枝正信，不遇，仍乘轮车而归。

吴以时尚早，往游福原。其地为妓丛，一至黄昏，明灯万点，絃管之声如沸；各妓列坐，以便人择肥瘠、辨妍媸焉。须臾，游人渐众，近窥远望，或目击意指，或评骘品风。间有如洛神出水、天女坠空，仪态整齐，不可逼视，则名妓下楼邀客也。按此风如粤东、扬州皆如是。随园所谓以一人掉臂游行其间，而彼之修容饰貌、争妍取怜以冀得一当者何啻千百姝，如虽万户侯无是乐也。

十八日 晨，雨殊大。旅中无事，闭门僵卧。午后天忽放晴。季方以事往大坂。余偕某友，乘车出游，新雨泥泞，车行颇迟。登山浴温泉。有日本女子，能操西音，自言从西人自香港、上海至横滨，今暂留神户。因邀至其家，则室在山半，花木萧疏，庐舍精洁。小憩久之，期以他日再来践约。此何异刘阮误入天台而饱吃胡麻饭也。

十九日 同朱季方、许友琴遍游寺宇。所供多观音像，他如释迦牟尼、三世如来，金碧庄严，仿佛中土。其招提之雄壮，紺宇红墙，迤邐数里，则弗逮也。惟长松矢矫，古木参差，茂绿深苍，迷雲翳日，则凡在梵刹，无不如是。

福原

日本游女
能操西音寺宇多供
观音

一寺有松偃曲如盖，就其势结而为棚，浓阴如幄，藉蔽骄阳。有一树于绿叶上生红子，其状若虫。有痘神祠，凡患痘者，率祷于此。而近祠数十步内，所种之树皆变作槲栗，有刺若针，手不能触，亦一异也。日人于种植花木，剪裁培灌，独具慧心。郭橐驼所云，彼盖先得之矣。

屋宇虽小，入其内，纸窗明净，茵席洁软。庭前必有方池蓄鱼，荇藻缤纷，令人有濠濮间想。池旁杂花小草，藉作点缀。屋皆覆木片，有西秦板屋之风。薄壁短垣，盗贼易入，而从未闻有宵小，犹足见风俗之厚也。

东人屋宇

夜，张芝轩招饮署中，同席枢仙、瀚涛。饮罢，往妙见宫洗浴。

二十日 偕许友琴至外务省，领文凭往西京观博览会。午正，附轮车而行。

至外务省
领文凭

车至大枝，则津枝偕其友堀之孝已候于道，偕行。径至造币局，先见监局官石丸，小坐倾谈，出酒相饷。石丸能操英国方言。会客处椅褥悉用黄缎，则以日皇曾经驻蹕也。扁额“泉布处”三字，乃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所书，盖素以善书名于当代。石丸遂令人导往各处观览。局中制造，凡分六所，自倾销、熔铸、辨色、剪裁，鑿印、秤量，无不神速异常。所出金钱独夥；然余于闾閻交易间，未尝见其一用之也。后至铸造功牌处，其花纹镂刻之细，幾夺鬼工。复往观制硫局，盖造磺硝强水处也，气味殊恶，不可嚮迤，而石丸往来自如。

造币局

观览既毕，辞石丸而往五代别墅。至则园甚广大，池

五代家

森山茂

石嶙峋，花木清绮。主人时游东京。出而行酒捧槃数少，并皆佳妙。其一流波送盼，娇媚非常；而婀娜娉婷，殊有闺阁态度。同席自津枝正信、堀之孝外，则为森山茂、永见米吉郎。特设盛筵，肴饌络绎，味皆适口。室中书画鼎彝，古雅朴茂，皆非近代物。进食器具，华焕夺目。森山字桐阴，为五代内兄，曾至中国，遍游南北；屡出使朝鲜，论通市事宜，盖其才有足多者。五代前任大坂府官，兹解组家居，拥资颇厚。酒后赋诗作字。天色向暮，又导至一家。槃者四五辈，靓妆炫服，翩跹而来，各拔鵝絃、逞珠喉，藉以侑觞。

予以季方约至西京，迟恐不及，数曲之后，即偕许友琴辞之而行。至轮车处，则季方适自神户来，登车再诣西京。日人渔一郎，季方友也，与之偕行。

抵西京

抵西京时已曛黑，径诣寓楼，剪烛开筵，合尊促坐。艺妓来者四五辈，装束华丽，又胜大坂一筹。酒行甫半，有言近处有剧场适当开演，盍往观之。于是挈妓同行，则时尚早，坐场外茶寮啜茗。须臾，游人蝉联鱼贯而来。余与季方携群姬而进场中，坐席幾满，惟正面高处设几椅，其位尚虚，乃坐而观。

歌舞技

时帷幕下垂，灯火千万盏，皎同白昼。乐作幕启，则正面坐女子十六人，以八为行，盖舞妓也。两旁各坐十人，皆手操三絃琴，盖歌妓也。歌声一作，舞者双袂飘然齐举，两足抑扬，进退疾徐，无不有度；二八对列，或合或分，或东或西。约一时许始毕。

返寓，置酒再酌，诸姬亦重整歌舞。旋有自剧场归者，亦来并坐，其白粉夺霜雪，令人奇骇。谛视之，则皆粉之涂泽也。时寓主为余觅荐寝之人。始招一妓，年若徐娘，招妓荐寝而容如嫖母，因遣之去。继至，则十五六龄小女子也，身材琐弱，灯下视之，洁白无比。余倦已甚，拥之而眠，不觉东方之既白。柳下坐怀，实非难事。

二十一日晨起即同朱季方、许友琴，日人渔一郎往游各寺。车从田塍间行，于时朝曦甫上，宿雨初收，四围树木，苍翠欲滴，不觉心神俱爽。田中麦黄已可刈，豆成荚，菜结子，而有一种紫花，烂然如锦绣铺地。观日人艺植之巧，亦可谓农勤于野矣。农勤于野

先游天满宫，后游华顶山智恩寺，殿宇崇闳，禅房深邃，凡数百椽，诚一大兰若也。复绕登山巅，观丛葬处。寺有巨钟，高一丈三尺，周二丈八尺，厚九寸六分，从不撞击，惟法会七日间用之。盖自正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，坛场既开，香火极盛，士女如云，鬥妍竞美，为法会也。

按：西京为日国向来京都，即葛野、爱宕二郡之地，西京襟山带河，自然作城，博大圉爽，天府之国。左环鸭水，右抱桂河，而北枕山冈，其南则为二水合流处，形势雄壮，甲于神州，其险固亦易于据守，桓武天皇建为新京而定鼎焉。自檀原以来，都会之隆，以此为最。或曰西京土厚水甘，居之不疾。其人性稟宽舒，心思沉静，文士彬彬温雅，武勇则不及关东；北山乡民，朴素尚存古风。西京妇女尚艳冶，工涂饰，明妆丽服，倾炫一时。

天满宫乃神祠也，在北野。永延元年八月，始行祭礼，宝塔轮藏，皆后所增置。闻祠内有女道士，颇通文学，惜未得一访之。

华顶山

华顶，山名，在栗田口村，属爱宕郡。春日樱花烂漫，骚人最爱赏玩。山中有耕云庵故址，南有圆山，潏然出清泉，曰吉水。近山多佛刹，南禅寺、青莲院皆在左右。今智恩教院，古属延历寺。承安四年，释源空自黑谷出，居洛东吉水，盛说专修念佛及圆顿菩萨大戒，所谓吉水院又称大谷寺者是也，尔后遂以源空为开祖。寺中多藏古书轴，历代有高僧褂褙，宜其规模之宏壮，迥不同于他梵刹也。

既出寺，乃至博览会，则又胜于大坂一筹。物产之富，陈设之华，光怪陆离，幾有五花八门之观。顷之，阿朵亦从神户来，携之偕行，购腰带一束赠之，计金五饼。

王宫

既离博览会，乃诣酒寮小饮。酒罢，游王宫。宫殿制度，亦如日本富贵家屋宇，但稍宏广华焕耳。游人仅能于门外瞻望，不能入也。他如桥梁、花木处，均有防阑，惟绕道而行，得睹风景而已。旋至太后宫，则顿觉朴素无华，制度亦复狭小。

东寺

午后，季方、阿朵先归，余与友琴往游东寺，乃德川将军昔日游憩之所也。长堤数里，旁植树木，浓阴下蔽，苍翠万状，入其中顿尔忘暑。水从寺中流出，潺湲作声，一涧淙淙，随堤奔赴；或云此即前时射圃也。寺中池水，澄清彻底，可鉴毛髮。友琴云，此水洗涤各物，无垢不

净。

游兴将阑，微雨遽作，乃乘车回轮车所，一路雨丝风片。余倦甚，在车中假寐。车从石街鞞确中行，声作霹雳鸣，每至惊破好梦。逮至轮车所，则时尚早，而天亦有晴意。回神户，已是上灯时候。季方亦遣人来候。芝轩来作回神户
清谈，同往天满宫浴。

二十二日 同季方至船所写票。晨至楠公庙啜茗，试挽扬弓，注矢射的，发多不中，不觉投弓大笑。日俗设有扬弓铺，多以女子当场，延客劝射，每乘矢收钱四孔。弓扬弓铺
矢之制极为精巧，弓材用紫檀，长二尺九寸二分，而缴以彩丝，两头饰以银或输铜；矢长九寸二分，幹以木，羽用白鹭朱鸟，象栝铁尾，品亦不一。

午后瀚涛、芝轩、友琴来，同往湊川浴温泉。南面一湊川
亭，弦歌之声聒耳，则日人方招妓侑觞。中有数小女子，起作婆娑舞，因往观之，座客飞觞相劝，情意殷拳。继瀚涛导登山前一酒楼，高耸可远眺，而草草盘餐，无适口者。更驱车至吟松亭，雏姬三五，并皆佳妙。瀚涛与余醉中作诗甚夥，皆不及写，醒则忘之矣。

瀚涛赠余七律四首，附录于左：“廿年飘泊遯南翁，跋吴瀚涛诗
扈飞扬意态雄；白也世人皆欲杀，风兮吾道岂终穷；难销斫地悲歌气，傥有登楼作赋风；恰恨生才才不用，由来多事是苍穹。”“一卷新诗集众芬，高楼风雨感君文；名山早擅千秋业，健笔能开万里云；本自多情同白傅，那堪蛮语学参军；飞鸿避弹翔寥廓，不管人间燕雀群。”“碧海茫茫

万古流，兴来遥泛日边舟；间寻晁监〔案：稿本误为晁盖，今改〕风流迹，且结卢遨汗漫游；姓氏俄惊蓬岛遍，莺花都付锦囊收；少微此夜生芒角，百丈文光犯斗牛。”“愧我同为东海客，卑官抗俗走尘埃；狂奴久已攫时忌，笑口何期为子开；白璧青蝇宁足浼，美人醇酒亦堪哀；敬亭山色珠江月，落落寰中两霸才。”

醉中走笔，奉和四首，一并录焉：“平生自作信天翁，惭愧词坛一世雄；宁愿学书兼学剑，未经奇祸必奇穷；卅年空下才人泪，四海谁知国士风；恰似高秋初锻羽，徒张健翮迅摩穹。”“伊予怀抱托灵芬，风雨空山感逝文；终见上书流贾谊，未闻折槛旌（旌，上声）朱雲；挥戈尚欲回三舍，拔戟犹能树一军；落落眼中今有子，匡时才略足超群。”“不作人间第二流，奔涛万里驾轻舟；苍茫谁尽东西界，门户终分上下游；千古文章心自得，五洲形势掌中收；头衔何必劳人问，一笑功名付马牛。”“老来百事久心灰，惊见宏文绝点埃；海内一头应子让，诗中生面独君开；陈琳河朔谁知己，庾信江南自述哀；如我飘零安足问，不禁为国惜人才。”

二十三日 午前往署辞行，枢仙、瀚涛、芝轩馈以洋酒果饼。枢仙并以长歌见贻，今录如左：

“神山雲气滃而深，神山芳树鬱森森；雲欲暮兮春在树，倍思空谷之足音。我住神山已三月，旧雨不来今雨歇；俄传门外客星临，天南遯叟前通谒。遯叟旧是吴中豪，树帜骚坛意气高；一朝被谤遁南服，看花饮酒快游遨。游遨到

处人争识，七万余里经西极；蓬莱神仙把手招，挂帆又指扶桑国。船至神山十日留，西都名胜甲蜃洲；真山真水真图画，付与才人笔底收。昔读君诗感君遇，今日逢君为君诉：立身须自定千秋，那管旁人来毁誉。志存忠孝报君亲，不在为官在为人；德行本根文艺末，高曾矩矱师先民。刻楮雕虫徒小技，风雲月露词何靡：君才实大出绪馀，爱国忧时殆诗史。杜老浣花陆剑南，天南邈叟鼎而三；他时刻就东游集，寄与神山俗吏探。”

午后登舟，德澄、友琴皆来送余。瀚涛、季方、芝轩则送之轮船。季方谓予曰：此间风巨涛翻时，浪往往入舟。申正开行，舟甚平稳。

二十四日 舟行如驶，而安稳异常。饭罢无事，抽笔和枢仙诗，即写寄之，爰录如下：

“梦中伸足万丈深，空际剑佩何严森。下床叩头捧书读，乃是九天之玉音。上书光绪某日月，乘槎渡浦辞黄歇；三神山在缥缈间，岭南仙尉其先谒。吾闻仙尉今诗豪，蓬莱作吏福尤高；不教拔宅并东来，岂欲汗漫同卢遨？吾与仙尉初相识，夙服宏文已造极；古籍久笑欧庐陵，逸书早辨孔安国。去来此间九日留，嘯傲意气凌沧洲；湊川山色布引泉，都从百尺楼头收。落拓天涯嗟不遇，如我飘零安足诉；论交久已薄庸流，读书岂欲干时誉。遁世惟与猴鹤亲，放浪江湖称散人；叹予垂白溷俗士，烦君杀青传逸民。但工文章原末技，端赖雄才扫綺靡；学语戏作蛮参军（君颇解日本方言），看花徒恼苏刺史。春光将尽归江南，天公

和枢仙诗

为闰三月三（余于三月十六日自粤言旋，闰三月十四日乃抵神户），樱花虽谢芍药放，遨头肯向山中探。”

抵横滨

子正，舟抵横滨。

二十五日 清晨，罗朗卿遣人来迓，乃命载行李，呼舟登岸，则朗卿已在岸旁立俟矣，偕至其行早餐。余与朗卿初相识面，承其款待殷拳，殊可感也。辰正，寺田宏来迎，盖自东京乘轮车至此也，遂偕往东京。至文部省，见重野安绎、折田彦市、平山太郎。至大藏省，谒大辅松方正义，适已他出。乃至东台长醅亭，文士来集者二十二人，备书姓名于左方：

至东京大
会长醅亭

小野长愿字侗翁，号湖山；
藤野正启字伯迪，号海南；
鹭津宣光字重光，号毅堂；
冈千仞字振衣，号鹿门；
龟谷行字子藏，号省轩；
小牧昌业字伟卿，号樱泉；
佐田白茅字藉卿，号茹斋；
鲈元邦字彦之，号松塘；
三岛毅字远叔，号中洲；
小山朝宏字毅卿，号春山；
大卿穆字穆卿，号学桥；
河野通之字思卿，号荃汀；
村山醇字大朴，号拙轩；
木下真宏字叔毅，号梅里；

文士集者
二十二人

两尾为忠字叔谋，号鹿峰；
猪野中行字尚甫，号熊梁；
野口之布字士政，号犀阳；
星野恒字德夫，号丰城；
川口鬻字濯父，号江东；
蒲生重章字子闇，号桐亭；
平山卓字立卿，号蕉阴；
寺田宏字士弧，号望南。

席上，诸文士各有赠诗，今但录余原唱及湖山和作各一绝，以见其凡。

余诗云：“天借因缘非偶然，今朝何幸集群仙；一帆海外飞来会，作赋吾家记昔年。”盖东台之会，一月一集，余从神户至，适逢其盛。向者王子安滕王阁作赋，天赐长风，固吾宗故事也。

湖山诗云：“虽云殊域岂具然，文字相通兴欲仙；蓬岛风光尚如旧，迟来徐福二千年。”

迟来徐福
二千年

饮罢，夕阳已匿，乃偕士弧仍返横滨。是日在“拥书城”林信书肆见钱牧斋初、有学集。牧斋人不足道，然文章究可传。

东台长酹亭，在不忍池边。池中多植芙蓉，红花映日，风送香来，最宜于纳凉销夏，故亦曰“小西湖”。其地又称忍冈，俗呼上野，德川氏累世坟墓所在。往时有一大伽蓝，名宽永寺，结构壮丽，甲于扶桑。戊辰之役，惨罹兵燹，全宇荡然，仅存基址。忍冈左右多樱树，花时，游人词客

曳裾连襦以来者，不绝于道。

范锡朋

二十六日 小住横滨，天气渐热。往见驻扎横滨领事范君如椒，剧谈竟晷。翻译沈笛云、文案刘静臣俱他出。范君名锡朋，大埔县廩生；沈，海门人；刘，直隶人。在横滨贸易者，如梁丽堂、陈玉池、谭沛霖、袁玉成诸人，皆投刺往会。午后，偕冯汉庭登伊势山散步。两旁多茶寮，司茗女子牵袂争邀。夜，饭于梁丽堂寓斋。

二十七日 雨，约作镰仓之行，不果。闻镰仓为日本名胜要区所，自源赖朝开霸府后，北条氏、足利氏皆居此，以镇抚关东。有铜佛像甚巨，树木苍翠，蓊然翳日。

午后，雨略止，偕朗卿登含雪酒楼小饮。呼艺妓二人，小春、小今，并皆流丽婀娜。

薄暮，范领事招饮，有盛饌，并试日人仿西法所制之鱼酢、鹿脯。范君长于吏治，席间所谈，无非地方公事。俞荫甫谓丁雨生中丞拚命作官，吾于范君亦云。

拚命作官

二十八日(阳历五月十七日) 清晨，寺田士弧来，迎余往居东京，朗卿亦偕行。既至，安顿行李于筑地精养轩。

何张星使

往谒何、张二星使。何公字子峨，名如璋；张公字鲁生，名斯桂。张公于沪上曾识一面，一别二十年矣。日月荏苒，殊不可恃。时张公方锐意为西学，欲刻海宁李壬叔天算诸书。其作《万国公法序》，指陈欧洲形势，了然如掌上螺纹，以春秋列国比欧洲，此论实由公创。是日并晤参赞黄公度太守、翻译杨星垣户曹。

黄公度

晚，饮于西洋酒楼(日人名卖茶亭)，日本文士来集者

六人：重野安绎、龟谷行、冈千仞、佐田白茅、小牧昌业、寺田士弧；其期而未至者，栗本锄云也。公使署中日本通事鉅鹿赫太郎亦预列，藉以传语。白茅出《明治诗文》二十九集见贻，凡一月一集，所采皆近时名家。白茅酷好风雅，搜罗广博，特创“大来文社”，四方贤俊之以文词著者，悉入之夹袋中，其功亦不可没也。

通事传语

公度名遵宪，嘉应州拔贡生，京兆举人。星垣名枢，杨星垣粤东汉军籍，曾读书同文馆，肄习西学，考列前第。重野安绎字士德，号成斋，又号戒轩，官一等编修，从五位，学问渊邃，文章浩博，裒然为日本巨儒，长髯河口，貌亦魁伟。

二十九日(阳历五月十八日) 雨。晨，士弧偕其友须川準来访。须川，长崎县人，龟谷省轩之高足弟子也。冈鹿门馈酒一瓶，谓风雨之夕，聊作消遣计。

午后，张鲁生副使遣马车来逐，招小饮也，偕士弧同往。陈访仲、王漆园皆来，剧谈抵暮而归。鹿门偕河野通之来访，余已解衣睡矣。因重剪烛作笔谈。旅中得此，殊破寂寞。

夜起笔谈

三十日(阳历五月十九日) 晴。本多正訥来访，华族也。华族者，列于藩侯，世代有爵位于朝，似春秋时世禄之家。日本凡分三等：曰华族，曰士族，曰民族，以此别贵贱、区门第。维新以来废封建，三百藩侯各归土地于王朝，官人之法亦一变，草野怀才之士，皆得自奋于朝廷，向之世家多闲退矣。本多一姓，乃旧幕功臣，曾为一国诸

本多正訥

侯。今其家分为数族，读书稽古者，亦自有人，而正讷特矫矫者。正讷出诗求改，并馈白紵一端，而以其师芳野世育所著《谭故书馀》见贻。芳野字叔果，号匏宇，曾为本多族藩士，而后为旧幕儒官，卒于去岁。

自述身世

正讷问余为何官？以何事东游？王氏巨族在中土必多显宦？余不禁哑然失笑，因谓之曰：“仆向尝从戎，得保举儒官，旋赐五品衔，以口舌遇祸，因谗被废。素性不乐仕进，以此反得逍遥世外，优游泉石，颐养性天，立说著书，以自表见。平生惧谒贵人，不好简牍，安贫乐道，处之怡然。南北大僚，以幕府徵者，皆不就。盖麋鹿野性，志在长林，而思丰草。身虽贫士，而倘来之物，土苴等视，挥手千金，无所吝色，坐是至今犹穷而在下也。吾家世代青箱，然无一登仕版者，此外则不得而知。”

柳楼之约

正讷约卜日作两国桥青柳楼之游。其地颇多名胜，距此二三里而遥，有妙龄之妓，反身贴地，口衔玉杯，如梁《羊侃传》所载，旖旎风流，得未曾有。余闻东京柳桥多佳丽，与新桥相埒。近人成岛柳北曾著《柳桥新志》，颇述其艳冶状。会当一游，以领略此异地烟花、殊乡风月耳。

正讷言，其国中文献，前时虽有一二宿儒提唱风雅，今则多赴九京，仅流风遗韵而已。尝读余所著《瓮牖馀谈》、《遯窟谰言》，故闻余东来，甚欲一见。

星使来访

张鲁生副使来访。午后士弧来，同访鹿门，适与同人讲《易》，未暇接见。遂至寺田“读杜草堂”观览古籍。途遇池田猪之助，能操英国方言。回寓，始知何子峨正使枉

驾辱临。坐甫定，参赞黄公度来访。晚饭后，重野成斋、藤野海南、冈鹿门、河野荃汀、西尾叔谋皆来笔谈。偶询及八户宏光近况，则诸文士无知之者。盖其人多居横滨，不与诸文士交谈，迺来碌碌不得志。或有知其姓名者，则以余书中曾述之也，转咎余言为失实。噫嘻，一部十七史，大抵作如是观。

四月初一日(阳历五月二十日) 晴。沈梅史、杨星垣来访。梅史名文荧，姚江人，己未孝廉。张鲁生副使枉过。

島田重礼

龟谷省轩偕其友岛田氏来。岛田名重礼，字敬甫，号篁村，家中藏书万卷，下惟课徒，门生著籍者百余人。距省轩居甚近，昕夕往来。龟谷出示《两贞妇传》，拟乞余作碑铭。阐扬冰蘖，以揭清操，此固士君子之责也。

午后，往访秋月种树，元老院之议官也。室中幽静宽敞，陈设古玩多汉魏以上物。

薄暮，偕士弧赴白茅之约，所见殊非妙人。盖白茅拟妙选名姝，使作柳枝桃叶，而供捧砚役也。乃驱车至吉原，登万年楼，呼酒更酌；呼三歌妓侍觴侑酒，其一曰桃太郎，绰约可爱。宵阑烛烬，白茅、士弧皆醺然有醉意，士弧席上作二十八字云：“娇喉唱出遏雲歌，袅袅亭亭馀绪多；曲罢红潮浑上颊，千金秋水为谁波。”

吉原

按：吉原亦曰芳原，东京之平康里也。明历三年八月，始徙于此。大道两旁皆高楼，银烛光摇，冰絃响彻，歌舞之欢，连宵达旦。春间樱花开时，游人颇盛。七月放灯，八月陈舞，三千粉黛，无不各鬥婵娟，争妍竞丽。或以妓

馆之废兴，系江都之盛衰；盖都会繁华，自古然矣。

“报知社”
新闻主笔

初二日（阳历五月二十一日）晴。冈鹿门偕栗本锄雲来。锄雲名鯤，字化鹏，号匏庵，今以字行，为“报知社”新闻主笔。鹿门出其所著文稿见示。鹿门性豪爽高亢，以友朋、文字为性命，务欲传其名于千秋而不使徒死，以为百年事业所系。故一生精神，悉注于是。文多激昂慷慨，深沉刻挚。呜呼！名之传不传，何预乎吾身？而千载而下，读其文而其人显显在目，则足以不朽矣。鹿门盖即此意也。日国人才，聚于东京，所见多不凡之士，而鹿门尤其娇娇者。

冈鹿门

鹿门本奥州仙台藩士，少遭国难，崎岖戎马间。戊辰王师东下，旧仙台奥羽诸藩连盟，鹿门独与参政三好清房等上书争论，反覆苦谏，几不免；然犹慷慨自誓，且勸同志。夫死生系于反掌，在他人则缩头屏息之不暇，而鹿门明目张胆，侃侃不挠，盖有足多者。维新后徵入史馆，不久辞官，惟以文字为消遣。拔剑斫地，把酒问天，终由于眷怀家国；然则，鹿门文字之豪，非根于忠爱之心哉！

俄为今日
亚洲大患

鹿门会著米志、法志，于泰西情形，了然若指诸掌。近又译英志，已得二卷，视慕维廉所撰言简而事增，诚不朽之盛事也。其言曰：“方今宇内形势，以俄为急。时人比俄于战国之虎狼秦，而实为今日亚细亚洲之大患。敝邦与之土壤毗连，尤不可不悉其情伪；俄志之译，为不可缓。先生其有意哉？他日俄志若成，明著其利弊得失所在，则五大洲可收之掌握中，何等快事！”

时重野诸同人皆来笔谈，拟将余生平著述授诸手民。呜呼！苔岑之契，金石之交，乃得之于海外，此真意想所不到者也。重野谓予曰：“或序先生之文，谓为今时之魏默深。默深所著《海国图志》等书，仆亦尝一再读之。其忧国之心深矣。然于海外情形，未能洞若蓍龟；于先生所言，不免大有径庭。窃谓默深未足以比先生也。”

今时之魏
默深

余曰：“当默深先生之时，与洋人交际未深，未能洞见其肺腑；然‘师长’一说，实倡先声。惜昔日言之而不为，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。”鹿门曰：“魏默深血性人耳，得先生继起，而后此说为不孤矣。”

师长一说
实倡先声

初三日（阳历五月二十二日）省轩、白茅来，约作墨川之游，乃东京名胜地也。先往“报知社”访锄云，并见社长藤田茂吉，驱车偕行。行四五里许，两岸白樱，一江墨水。道经三围祠，距数武为白髭祠，庙宇崇焕，香火颇盛。对面则金龙山也，树木森茂，望之鬱然深秀。墨江上流有鸥渡，又称鸥津。其别墅曰“梅庄”，“梅儿坟”在焉，坟前则木母寺也。世传梅若以三月十五日死，遂葬于此，是日雨，则都俗谓之“泪雨”。又闻昔有游侠公子在原业平，来此倡咏和歌，脍炙人口；后来和者如云，驾原作而上者殊稀，盖已成《广陵散》矣。新梅园中植梅万株，槎枿林立，枝幹横斜，花时不啻香雪海。园形如环，槿篱屏其内，泓水绕其外。其西则起亭榭、建楼台，以待游客。

墨川之游

同人先入茶亭，司茗女子小胜，绰约可怜。戏赠一绝云：“窈窕佳人惯折腰，已看装束十分娇；只教司茗不司酒，

司茗女子

遣与王郎伴寂寥。”

藤田告余曰：“此茶亭，非酒楼也。”茶亭设于长命寺中，入门即有诗碑一座，乃枕山大沼厚、松塘鲈元邦、雪江关思敬、芦洲植村义四人作也。余即于啜茗一霎时和之。

和大沼厚

其一：“游踪群指墨江头，一览同登最上楼；三月樱堤长新碧，半江桃水涌春流；欲传世有千秋笔，不系心如万里舟；今古虚名原一瞥，闲情我欲问浮鸥。”（和枕山大沼厚）

和鲈元邦

其二：“堤树笼烟碧涨涟，茱阳曾此坠轻鞭；莺花已醒廿年梦，箫鼓空闲十里船；绝海飘零还跌宕，深闺孤负致缠绵（顷山妻有书来）；清游今日偕君辈，别后相思各一天。”（和松塘鲈元邦）

和关思敬

其三：“天教今日放新晴，胜地由来著上京；东国文章崇正学，南州瑶箭愧浮名；三春花月江干盛，一曲笙歌柳底轻；万事不如杯在手（用句），又从海外听莺声。”（和雪江关思敬）

和植村义

其四：“四月晴和天气新，良朋共此醉江滨；杯盘笑进鹅儿酒，絃管初调燕子春（所招二妓特奏墨川《水头燕子花曲》）；自昔神山多旧迹（相传徐福坟尚在纪伊国熊野山），于今沧海静扬尘；筵前锦瑟知依意，惆怅华年忆远人。”（和芦洲植村义）

继偕同人登“千秋楼”小饮。全江在目，轩爽宜人。是处亦曰“植半楼”，以烹墨川蚬汁擅名。龟谷省轩于席上见赠七律一章，附录如左：“雄心欲着祖生鞭，游遍欧洲路